

影响20世纪西方世界的艺术评论

福楼拜文学书简

LETTRES LITTÉRAIRES DE GUSTAVE

flaubert

[法] 福楼拜 著 丁世中 译 沈志明 主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福楼拜文学书简

[法]福楼拜 著 丁世中 译

LETTRES LITTÉRAIRES DE
GUSTAVE FLAUBERT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楼拜文学书简 / (法)福楼拜(Flaubert, G.)著;丁世中译.
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1.11

(原创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5402-2686-2

I. ①福… II. ①福… ②丁… III. ①福楼拜, C. (1821 ~ 1880)-书信集②福楼拜, C. (1821 ~ 1880)-文学创作-创作理论 IV. ①K835.655.6②I565.0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1080号

福楼拜文学书简

作者 [法]福楼拜
主编 沈志明
译者 丁世中
责任编辑 张红梅 张洪雷
封面设计 小 贾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70千字
版次印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包法利夫人就是我(代译序)

福楼拜通讯浩如烟海,来往通讯有成百上千万字,可以说,是一座宝库。福楼拜的亲笔书信就占“七星文库”四卷,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长达半个世纪,又逢法国处于大动荡、大变革、大发展、大扩张的时代;再从书信的内容来讲,无论涉及政治大事件、社会大变动,还是宗教信仰、道德规范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、文学艺术等,涉及面的广度和深度,都是绝无仅有的,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,为研究这个历史时期的政治、思想、经济、文化、习俗、文学、艺术,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比如,让-保尔·萨特的鸿篇巨制《家庭的白痴》,几乎完全取材于福楼拜的书信及著作写成。相信“存在决定意识”的萨特,用自己存在哲学思想为福楼拜做了一次彻底的心理解剖和精神分析。再如,法国传记作家特罗亚所著的《福楼拜》^①,引用福楼拜亲笔书信多达六百零二处,有时一处包括几个小段,占全书引语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占传记

^① 《福楼拜》作者亨利·特罗亚,译者罗新璋,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五月出版。本文所引用的书信内容,皆出罗先生的译笔大作,不再一一注明。

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。可以说，他是以书信为依据，结合对福楼拜作品的诠释和分析而写成的。

我们所选的文学书信，只选与福楼拜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部分。主要是想揭示隐藏在作品人物背后的作者福楼拜，期望更好地了解在其作品中的另一个福楼拜。我们知道，只比福楼拜年长一百多岁的曹雪芹，除了给后世留下一部残缺不全的《红楼梦》，文章、书信、手稿及其他手迹什么也没留下，给研究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的学者、专家带来许多困难。举这个例子，是想说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也是隐身在小说人物背后的，也是不站出来臧否人物作为的。相比之下，《包法利夫人》《情感教育》《萨朗宝》的作者福楼拜却不仅为后人留下全部著作和手稿，而且留下几乎完整无缺的原始书信，还不算其他手迹，为法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小说家福楼拜和书简家福楼拜表面上判若两人，实质上则是一个福楼拜的两面，一个作家的双重性格。他的文学艺术原则是：“按我的艺术理想，我认为，作家不该表露自己的信念；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里，就像上帝在自然界一样不露面。”（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函）所以，他写小说一概用第三人称，作者绝对不露声色，对人物不偏不倚，不置臧否，把平平常常的事情描述得贴切而扼要，可谓言简意赅，透着钻石般晶莹的风格。然而，他写书信则随情任意，直抒胸怀，从不掩饰，畅所欲言，喜怒哀乐溢于言表，其行文畅晓，运笔如飞，有时，或顾盼自雄，或垂头丧气，或自我陶醉，或自我解愁，好像故意自我暴露，自我解剖。福楼拜一生享有“独立不羁”的美名，却承认自己是个怪物，集各种矛盾于一身。本文试图通过福楼拜书信，揭示他生命中几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

双重性格。

所谓福楼拜的双重性格，一言以蔽之，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”，此语最具有概括性和典型性。

我们知道，《包法利夫人》是一本“人情礼俗的书”。福楼拜用了四年半的时间才写成，劳累不堪，精疲力竭，几乎快“神经错乱”了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深切感到这个小女人所感到的惨痛，我都害怕自己不要也神经错乱。”（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函）就像“男人干好事，亢奋之后的疲软……男人女人合为一体，我既是情人又是情妇。”（同上）可是作者偏偏要自己难为自己，“不徒巧其辞，不容发议论，作者的个性则缺席”（一八五二年一月三十日函），所以要求自己不沾丝毫的抒情笔调，“要让读者读到一种他想象不到的语言”（一八五八年十月中旬函），要让包法利夫人处在自己的处境，“对困境和丑恶有穷形尽相的描写”（一八五二年一月三十日函），就是让女主人公跟自己一样，处在资产阶级中而嫌恶资产阶级，让读者感受到她代表作者脱离不开骨髓里的那种资产阶级习气。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写出的作品是真实的，但作者偏偏信誓旦旦地说“一切都是杜撰的”，后来掩饰不过去了，便改说，“请相信，虚构也有真实……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，无疑就在此刻，就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，同时在受苦在哭泣”（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四日函）。所以，小女子爱玛有着作者一样的神经质，一样的狂热、幻想、苦恼、任性、多变等。爱玛，也跟他一样渴望美妙的爱情，美好的生活，却深隐在庸俗生活中向往着理想的灵魂，为面临不可回避的平庸现实而痛苦不堪。毋庸置疑，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”，当然应出自福楼拜本人，而且为世人所公认了。

然而，笔者查考不知多少年，翻遍已出版的福楼拜通讯，阅览研究福楼拜的论著和传记，都没有找到出处。所幸，前几年偶然发现加利马出版社推出的《文学新发现丛书》，其中有《福楼拜——笔杆子》（二〇〇二），便买下来，读到第三章的一个诠释，一位批评家说：“应当相信福楼拜向女记者阿梅莉·鲍斯盖说的私房话：‘包法利夫人就是我，就是模仿我的！’”真是喜出望外，总算找到个出处。

其实，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”，是不是福楼拜的原话，并非十分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，具体说就是福楼拜的作品与书信的关系。还在《包法利夫人》刚出版不久的一片谩骂声中，独具慧眼的波德莱尔出语惊人：“一个外省的小姘妇冷不防引发了一个小小的奇迹。”后来法国评论家，儒尔·戈尔蒂埃（1858—1942）根据这句话，提出了著名的包法利主义，提升到理论高度，上升为一种普世的真理。他认为，世人倾向于用想象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会双重化，倾向于中止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、所期望的人。人永远需要设想自己是另一个人，不断向自己说谎。

反正，福楼拜确实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他的双重性格：

一、情爱和性爱的双重性

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是两个心心相印、惺惺相惜的朋友，他们对待情爱和性爱的问题，虽然彼此并不知底细，但有着惊人的相似。波德莱尔把他们的相同点，高度概括为一种模式：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祈求：一种向往上

帝,另一种向往撒旦。祈求上帝或神灵是向上的愿望;祈求撒旦或兽性是向下的喜悦。”^①波德莱尔一直暗恋着玛丽·多布兰,并把萨巴蒂埃夫人奉为自己的诗神和女神,在她们身上寄托着自己精神向上的愿望,是一场柏拉图式的恋情。而把黑种维纳斯,雅娜·杜瓦尔,视为发泄肉欲的工具,而无视她的粗俗、贪婪和欺骗。俩人常常吵架闹翻,他便去找妓女,但与具有异国情调的雅娜终生相守。

居斯达夫在上中学的时候,就跟几个朋友一起议论性感的女生,污言秽语,不知羞耻,但在粗言俗语取笑女生的同时,也在一起顶礼膜拜想象中的女性,他每每想到理想的女性,心里怦怦直跳。所谓理想的女性,就是可望而不可及,崇高之至,能把他拴住的女性,即纯柏拉图式的恋情:“柏拉图式之爱情,犹如晚霞之于当空丽日。”居斯达夫刚十八岁,就暗恋上二十六岁的已嫁女子艾丽莎·斯莱辛格,他对她一见钟情,觉得她美丽,优雅,大方,深感自己渺小无谓,无所作为,认定她是他毕生的女人。而艾丽莎自己并不知道,况且从世俗眼光来看,自己也并不值得爱慕。后来,福楼拜去巴黎小住时,经常去艾丽莎家,他们相对而坐,他数小时凝视女主人的花容玉貌,把偶像高高托起,不敢造次,担心幻想消失。艾丽莎早有感觉,但强忍冲动。双方始终抑制炎炎欲火,从未做出轨的事。

福楼拜更多的是追求另一类女人,举个最典型的例子。一八四〇年八月居斯达夫十八岁,刚通过中学毕业会考,踌躇满志,获准去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旅游。他年轻英俊,身

^① 《波德莱尔全集》第一卷六一八页,加利马出版社《七星文库》版。

高一米八三，虎背熊腰而且面目清秀，留有淡淡的黄色鬃须。到马赛后下榻一家旅馆，老板娘的女儿虽已三十五岁，却姿色依旧，性感十足，名叫欧拉莉·福珂。她经验丰富，一眼看出他是个男童，转眼间成了他的第一个女人。如狼似虎的女人使他兴奋到极点，这是他所需的尤物。他感激这个浪荡的女人，开导他领略肉体的快乐，导致他依恋良辰美景，不禁流连忘返，但他很快挡住了这个小女子放任的进扰，毅然决然离开，因为想到文学创作等着他回去埋头苦干。几年后的中东之旅中，他遇到跳肚皮舞的舞伎，神魂颠倒，放浪形骸，被抽尽全身的精华还依依不舍。在整个旅途中，出没妓院，得了梅毒仍不罢休。

总之，欧拉莉是他享受肉欲的化身，而艾丽莎则是他理想之爱的象征。前者触手可及，随意发泄取乐，后者则让他梦寐以求，心驰神往，飘飘似仙。这两类女人在他一辈子性生活中和小说创作中是平分秋色的。

福楼拜一生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女人，叫鲁伊丝·高莱。他们结合的时间最久，通信也最多，矛盾也最大，福楼拜的双重性格在她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。一八四六年七月末，福楼拜二十五岁，巧遇三十六岁的鲁伊丝·高莱。两次离异的女诗人很为自己被公认的才华而自豪。鲁伊丝丰姿艳韵，亮丽抢眼，大胆泼辣，藐视舆论。柯瓦塞的隐士，乡下来的新秀哪能顶得住这么一个尤物的引诱，尤见她作诗随兴而来，易同呼吸。终于，他被她的才华和玉体慑服了。床戏中，她又大胆又疯癫，使他刻骨铭心。但很快他就顶不住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性欲了，每每跟她蜂狂蝶浪之后，就赶紧逃回自己柯瓦塞的避风港。他越来越感到，他俩只有在床上是一致

的，其余则截然相反：她视情爱和性爱不可分，而他则认定是两码事；她把两者置于一切之上，而他将其作为劳作之余的调剂；她坚持结婚养儿育女，要白头偕老，而他最恨成家生育，要单身终生；她渴望爱的大海风暴，而他期望爱的港湾宁静。他们太不一样了。而即使她吵闹越来越不像话，福楼拜仍对她情深意笃，真诚相待，维持长期而频繁的通讯，苦口婆心劝说维持现状。对他来说，虽然风骚轻狂的鲁伊丝仍可满足他的性欲，但对她的诗作和散文，他已感到不堪卒读，味同嚼蜡，避之不及。为了安宁，他任凭她另有情人，再次结婚并在第三任丈夫死后，又勾引超级名流学士，终于获得法兰西学院一等奖。福楼拜深知她执迷官方荣誉和豪华排场，硬着头皮前往祝贺，华丽冠服，参加隆重的颁奖仪式，但仿佛闻到鲁伊丝口臭的恶气。相反，鲁伊丝认为在名利双收之下，福楼拜总该接纳她了吧。她大错特错了。福楼拜这时终于明白自己退缩的性格，他需要的是个母性的、宽容的、听命的、知趣的情妇，可偏偏选中了一只雌老虎。

因此，他一而再再而三拒绝鲁伊丝要求拜见福楼拜老太太的请求，坚持认为那会亵渎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，深信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有损母亲的尊严。福楼拜老太太似有耳闻，怕他在外面乱搞，早就怯声怯气地劝他结婚，却遭到他的拒绝：“结婚于我，是一种令人惊恐的背信弃义。”（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函）况且“艺术家就应当独立”已成为他的口头禅。母亲属于慈爱、照料、亲情的世界，情妇属于放纵、恣行、淫乐的世界。敬重母亲和渴望情妇可兼而有之最好，要不然就宁可抛弃情妇，与母亲厮守一辈子。他们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艺术观、爱情观相距越来越远，最终决裂是必

然的。我们从中看出福楼拜内心两极对立始终如一：粗鄙的肉欲冲动和高尚的灵魂寄托并存，永远是灵与肉的搏斗。一八七一年三月十日，鲁伊丝去世，福楼拜为之大恸：“我可怜的鲁伊丝之死对我有影响。”（一八七一年三月七日函）什么影响？一时情绪上受影响罢了。尽管旧情妇决裂后对他耿耿于怀，写诗作文恶意谩骂他，但重温昔日美好时光，恣情纵欲，恩怨相扰，若即若离，更感今日孤独和衰颓。但悲伤一个下午就好了。又埋头创作了，当时他正在写《纯朴的心》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艾丽莎、欧拉莉、鲁伊丝，三个女人完成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从小说《情感教育》中找到作者和这三种女人的写照，尽管作者“从不出现在所写的人物的背后”（乔治·桑语）。《情感教育》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，是一部写意志薄弱和人生失败的小说。主人公弗雷德里克·莫罗是作者青年时代的写照。小说三个女性的原型，几乎与作者的三个女人可以对号入座：年轻的弗雷德里克拜访有夫之妇雅诺夫人，一见钟情，害上单相思，但又不敢造次。其原型当然是艾丽莎，可归为“柏拉图式之爱”。后来结识罗莎奈特，虽然原型是作者的女友萨巴蒂埃夫人，戏称第一夫人，但实质起到欧拉莉的角色，让主人公首次领略肉体快乐的尤物，可归为“声色之好之爱”。第三个女人，唐潘士夫人，主人公对她的感受，如同作者对鲁伊丝的体验，可归为“利害攸关的爱”。三个女人，三种爱情，完成了主人公的情感教育。其间回顾和经历一八四三年政治事件和其他社会风波，几番风雨，并未活出人样，没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，人生多味杂趣，感叹一生虚度。中年再遇雅诺夫人，酷似同龄的福楼拜再度与艾丽莎相逢，但见偶像受

岁月的侵入，当年的美妇已成白发的幽灵。等她死后，福楼拜写道：“又少了一个窈窕淑女……勾魂摄魄的美乳，不久都累累似南瓜了。”（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三日）总之，福楼拜在处理男女情爱性爱的问题上，他迷恋女色和渴望女人与他相处，却与任何一个女人都若即若离，拒绝结婚甚至同居，一生基本上离群索居。

二、政见、荣辱、尊卑、爱憎自相矛盾

我们从福楼拜的书信中可以看出，他的政治信念摇摆不定，一般颇为偏激。总的来说，他厌恶政治。不过，每次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或社会风波，他虽不直接参与，却并不置之度外，也常常表态。比如，他一向反感路易·菲力普七月王朝，对当政者残酷镇压民众十分愤慨，但也看不惯狂热的造反。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王朝，改良派在全国上下掀起要求变革选举法和议会制的政治风波，他竟气愤之极。所以，他既反对保守党，也反感共和改革。凡左派闹事，他一概嗤之以鼻，认为建立在普选制度上的民主是错误的，因为反对君主政治，不管是专制的还是仁政的，都该受到谴责。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，路易·拿破仑发动政变，继而亲王总统称帝，成为拿破仑三世，残酷镇压共和派，福楼拜更是义愤填膺。但面临这么大的政局变化，他却无所作为，无暇旁顾，埋头写作。

正当《萨朗宝》出师不利，惨遭报刊舆论唾弃之际，第二帝国皇后欧也妮则读得津津乐道，直至深夜不息辍；拿破仑三世本人也读得津津有味，因为他对中东窥伺已久，对古今的兵器也甚感兴趣。宫廷的赞许给这部书定下有利的基调，

一时风靡帝国沙龙，也传遍巴黎。时尚看中了哈密加的金，宫廷假面舞会上出现萨朗宝的面具，于是爱玛和萨朗宝“两姐妹”风靡巴黎、法国、欧洲。盛名之下，福楼拜接到拿破仑幼弟杰罗姆·拿破仑亲王长女、即拿破仑三世堂妹玛蒂尔德公主的晚宴请柬，这意味着他赢得皇室的尊崇，终于踏进以前自己所鄙视的高等社会，并且很快又进入以亲王为后台的雅娜·德·杜倍夫人的沙龙，其规格不亚于玛蒂尔德公主的沙龙。

福楼拜顿时成为帝国名流，沾尽荣华富贵。读不懂福楼拜作品的龚古尔，倒是一针见血地记下历史的真实：“福楼拜在公主府奇异的行止……让我感到他整个人身上有一种需要，一种痛苦的需要，要独霸要强迫大家注意他，使女主人只垂青他一人。我心里在笑，这个取笑世上一切荣耀的人，竟如此渴望资产阶级的虚荣……在他艺术家的天性中有着野性的根底。”^①确实，连他自己也觉得进入上流社会后，自己分身两人：在柯瓦塞，他是个不合群的野蛮人，在巴黎，则是混迹上流社会的幸运儿，福楼拜自嘲道：“我身上有两个人。一个，你们看到的，胸襟狭窄，屁股很沉，生来就该俯在饭桌上；另一个，是跑街，跑街，要跑来跑去才真正感到快活，喜欢剧烈的活动。”（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二日致龚古尔函）面对文学界的朋友们，他一改过去的直言不讳，扮假正经，言不由衷地说：“我还没跟女人有过那种事儿，童男依旧，我领教过的女人，只不过为梦想中的女人垫底罢了。”（同上）其实，他正如《情感教育》主人公弗雷德里克，面对名媛贵妇，心虚胆怯，

① 《龚古尔日记》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，援引罗译《福楼拜》。

哪敢追求，而走出府邸沙龙，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，便毫不犹豫去找妓女。虚荣和淫乐两不误，这样写作不受干扰，锲而不舍，作品必定大行其道。

在玛蒂尔德公主的斡旋下，他终于荣获荣誉团骑士勋章。以前，他嘲笑过友人杜刚和布耶等人不硬气，去接受这等勋章，如今他自己上衣纽扣上别着红绶带，豪情满怀，神气十足。的确，他这两位同乡好友出山早走红快，他们的文学作品多产，相继获得荣誉军团勋章，使他相形见绌。当时他愤愤不平，难过之至，仿佛那是对他创作的动机和写作原则的背叛。他们的走红和勋章虽然遭到他的嗤笑，但他仍衷心祝贺朋友们成功，他们之间从未有过嫉妒，相互有一种男子汉的默契和坦诚。特别对布耶尤为真诚，因为布耶不像杜刚，曾真诚帮过他。尽管福楼拜心里始终对布耶作品的价值有保留，但一直为他叫好，特别在布耶死后，他居然放下自己的小说修改，推迟出版，而忙于筹划布耶未刊遗作的出版和编辑《布耶全集》。

举上述例子，无非想说明，尽管福楼拜多次声称不偏不倚，特立独行，但我们可以看出玛蒂尔德公主是使他改变立场和观点的重要人物，也许是唯一的人物。因为就在这个时期，他为写《情感教育》大量阅读傅立叶、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，他居然觉得“越读越痛恨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……他们都是些暴君，都是些小农！现代社会主义者散发着小卒子气味！”（一八六四年七月函）他甚至提出近于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观点，主张要让精英来启蒙来引导卑贱的劳苦民众。此外，无论政界、商界还是学界、艺界，都要有大师有统帅，也要有一批心灵上和思想上的贵族。

“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是一小群人(每个世纪有三四百人),从柏拉图到今天,情况并未改变。是他们成其大事,他们是世界的良知。至于社会肌体的下层民众,是永远也扶不起来的。”(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三)更令人吃惊的是,虽然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福楼拜是个极端的资产阶级志士仁人,但涉及主仆关系时却叫人莫名惊诧,他一贯坚持地地道道的贵族资产阶级观点。他始终认为平等原则荒唐无稽,主人是主人,仆人是仆人,没有平等可言。以上这些观点,如果不读他的私人书信只读他的小说是看不出来的,因为从他的小说来看,作者心里既痛恨贵族也谴责资产阶级,他的心灵深处则认为拿破仑三世是个傀儡,可憎可笑可恶。政府,不管谁掌权,只不过是交替使用取悦民众和欺压民众的手段来夺取和维护政权,一律应受到文学艺术家的鄙视。

福楼拜涉及政见、荣辱、尊卑、爱憎的观点无疑是自相矛盾的,这充分反映在《圣安东的诱惑》里。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他的处女小说,因为好友们反对出版,他自己也没有把握,所以一直压了很多年没有出版。其实圣安东就是作者本人,是探求真理的福楼拜。他的幻觉层出不穷,陷于信念和科学之间的抉择两难,因为他既反对一切信念,又对各门科学都不满意,两者一味碰撞,令他十分难堪。他天生相信自然和创造,又对一切彻底怀疑。书中,智慧与道德相对,痛苦与快乐交替,妙笔生辉,透出文学之华丽,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,因为理解不了“诱惑”的含义,看出来作者的悬念是什么。作者一方面跟妖魔鬼怪打交道,写下一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,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这些东西的创造,成为真正的作家,把生命里的一切化为漂亮的文字;一方面性的冲动时不时折磨着

他,为没有女人而痛苦,另一方面又想摆脱女人,埋头创作,独立不羁,以他的反骨挑战一切形式的权威。在高智商超识力面前,纯洁的灵魂具有很大的诱惑力。然而,作者以堂·吉诃德骑士攻打风车的侠骨雄风去摄取纯洁的灵魂,难怪这样的悬念难以找到解决的秘方了。

三、对创作既自负又自卑,对文友既接纳又排斥

我们这个选本是“文学书简”,当然想通过福楼拜的通讯,了解他与文友们的关系,从而更客观更深刻地理解和诠释他的小说作品。福楼拜与文友的通讯中,除有名气的诗人和散文家鲁伊丝·高莱外,与乔治·桑的通讯最多,与乔治·桑的关系也最好。但,我们得马上指出,他们之间的友谊维持最好和最长,起主要作用的是乔治·桑,是她慧眼识天才,容忍他的一切缺点,因为她比福楼拜大十七岁,给予他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关照。乔治·桑忠贞不渝地喜欢福楼拜,爱美之心直至暮年,有意无意地向壮年福楼拜施展迟暮的魅力,但并不像龚古尔猜想的“穿一套桃花色裙装”就是“示爱”。幸好福楼拜守住了底线,不错,他特别感激她的友情、温情,尤其在自己母亲死后,从乔治·桑身上得到某种温存的母爱。事出有因,福楼拜老太太深知儿子不会理财,去世时,把遗产归在福楼拜的外甥女名下,并委托外甥女婿欧内斯特掌握。不料此人管理不善,投机取巧,近乎彻底破产。看轻财物的福楼拜倒未追究,但他囊空如洗。因一辈子与数字为敌,不懂理财,老孩子一离书桌便无能为力,寸步难行。如他所写:“一旦走出书斋,我就一无用处。”(一八七七年九月二日函)乔治·桑伸出援助之手,欲买下他的房产,让他生

活依旧。幸而外甥女自救，保留下柯瓦塞房产，但福楼拜依旧为乔治·桑的深情大义感激不尽。其时，福楼拜已五十出头，备感孤独，对乔治·桑哭诉：“伶仃一人生活于绝对孤独之中。”（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九日函）乔治·桑见他太孤独，灰心丧气，徒自悲伤，劝他找个年轻女子结婚成家，不料碰一鼻子灰。他驳道：“我太洁身自好，不敢把自己的一生强加给另一个人。”（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函）

更不用说，乔治·桑欣赏他的天才，自始至终支持和鼓励他，主动前往柯瓦塞登门造访和小住，长时间耐心聆听他高声朗读作品。他遇到困难后，她主动向他发出邀请却被谢绝，她非但不埋怨，反而一再亲临柯瓦塞为他排忧解难。比如，被压多年后重写的《圣安东的诱惑》杀青时，请乔治·桑听他高声朗读达七个小时。她听后连连称叹“多彩多姿”、“高超”，福楼拜这才敢拿去正式出版。事后乔治·桑写道：“人才难得，就是个性太强。”（一八七三年二月记事本）又如《情感教育》，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刚一出版，立即招来报界的严厉批评，咬牙切齿的斥责，说什么“俗不可耐”，尽管有左拉等友人谨慎的赞许，但挡不住恶浪滔天的抨击。就在此时，乔治·桑在著名的《自由报》上刊文，以女性精细的文笔，娓娓道来，句句都是家常话，却道出真知灼见：“故事讲述方方面面的事，像活生生的现实，作者巧于展示人物，通过一个个场景、一段段对话，揭示每个人真正的本性，而作者很知趣，从不出现在所写人物的背后。”最后一句画龙点睛，使作者恢复了信心，顿时悟出：《情感教育》之所以遭到众多批评家的恶评，正是因作品题旨太隐蔽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但正中福楼拜下怀，他要的就是这“题旨隐蔽”的创意。当时他大概